

2005.12.15 (6)

I 25
4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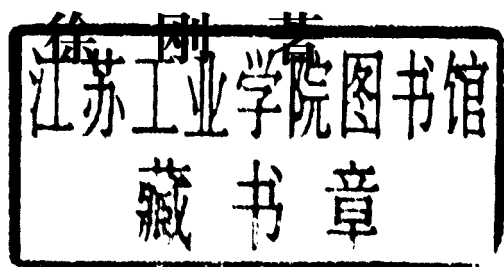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徐刚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梦在世纪之交^(一)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成都

目 录

第一部 倾听大地	(1)
今天不是一个“马寅初”	(17)
前进中的沙漠	(25)
宁夏草原的疯狂	(33)
沙坡头:大地的守望者	(39)
在意识的观照下	(41)
第二部 黑 洞	(50)
第三部 温柔亡国	(73)
第四部 中国风沙线	(86)
治沙者说	(89)
贺兰山下	(96)
古浪八步沙	(104)
月下奔凉州	(109)
戈壁城	(116)
祁连山上林与雪	(124)

张掖琐记	(132)
西行路上左公柳	(141)
夕照敦煌	(147)
第五部 金陵雪	(156)
引子:蒙面黑衣人	(156)
金陵奇案	(157)
玄武湖畔	(164)
“23 号”	(169)
百步之内	(174)
李后主、王安石孰知谁是醉醒客	(177)
紫罗兰之约	(182)
“吴王剑行动”之始:剑出鞘	(185)
“吴王剑行动”之终:剑在手	(192)
尾声之一	(197)
尾声之二	(198)
尾声之三	(199)
第六部 海上间谍花	(201)
第七部 巴黎:咖啡、模特以及墙和梦	(248)
我在蓝色海岸的最后一夜	(257)
有一天晚上,我们说灯塔	(308)
说不清墙是什么东西	(322)
我的朋友从海盗城回来	(336)
第八部 袁世凯的最后岁月	(358)

倾听大地

正视我们的国土：她是可爱的，又是催人心酸的，在每分每秒不停止的流失中，愈来愈多的人口如何去寻找立锥之地？且让我们倾听大地……

你有过在地球仪前寻找中国的经历吗？

从地球北纬 53 度 30 分到北纬 4 度 15 分，横跨地球表面约 49 度，这一大块疆域占整个地球大陆的 1/15，位处亚洲大陆东南部，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中部是连绵的丘陵和盆地，西部则是纵横连绵海拔数千米的山脉，西南是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江河贯流其间，湖泊星星点点，沿海的岛屿会使人想起珍珠项链，装点着这片土地。

这就是中国的国土。

你不能不说它广阔、富饶。

仅就上苍赐予我们的土地而言，中国具备了一个泱泱大国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它的多样而丰富的资源，它的漫长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它承载着 12 亿人口，它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

然而，以上所述并不是中国国土的全部，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如此错综复杂，它需要解析，它需要综合，它需要比较，尤其是它需要确切的人均数，落到每个人的人头上。

我们变得轻薄，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心灵枯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绿色；没有了危哉大山的险峻，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失去清泉的滋润，又怎么能流淌出清泉一般的智慧呢？

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土地不被外人占领，不知打了多少仗不知流了多少血，在这时候土地又是主权的象征。

春秋战国，八方争雄，争的是土地。

日本侵略中国，杀人放火最终也是为了土地，因为土地同时即意味着资源。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几十年，其实质也是土地革命，共产党正是凭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千千万万的穷苦农民出生入死，从蒋介石手里争得了天下。

跑到台湾的国民党之所以能存在至今。则是靠着台湾这块土地，蒋介石生前还给随他卖命一生的老兵人人颁发了“反攻大陆”成功之后的土地证，也就是说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还曾经为海峡彼岸的多少人梦魂牵绕过。

关于土地的许诺，是最有吸引力的许诺。

关于土地的悲喜，则理当是兴亡的悲喜了。

在仍然按照 11 亿人口作为分母的时候，结果就应使人心有恐慌了：

世界人均陆地面积为 44.5 亩,中国人均 12.4 亩,少 32.1 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 4.8 亩,中国人均 1.3 亩,少 3.5 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 10.4 亩,中国人均 5.2 亩,少 5.2 亩。

全世界 26 个人口 5000 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为倒数第三位。

土地意味着什么?我们似乎没有认真想过,尤其是都市里的人。可是都市的高楼大厦又有哪一幢不是凭借土地而矗立的呢?在更辽阔的地方,山也罢,水也罢,树也罢,江南的稻谷飘香也罢,东北的大豆摇铃也罢,无不要在土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以此作为舞台,展现着高大、挺拔、流动及生物世界的多姿多彩、生生不息,并以这所有的一切造福人类。

人之轻贱土地,其实就是轻贱生命从而也是轻贱自己。

再看看中国历代王朝覆亡前的景象,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横征暴敛,土地凋敝。

不管历史如何血腥,社会怎样进化。就土地与人口而言,在中国总是沿着完全逆向的两个极端发展,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

我国人均耕地的变化,分成几个阶段,其数据如下:

公元前 2200 年,人均耕地 70 亩。

公元 600 年,人均耕地 42 亩。

公元 1949 年,人均耕地 3 亩。

公元 1989 年,人均耕地 1.4 亩。

1957 年至 1986 年的 29 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 2.4 亿亩,而同期的中国人口平均每年以 1400 万的速度增长,净增人口 4 亿多。这一加一减之下,人均耕地到 1986 年时已经从 1952 年的 2.98 亩下降到 1.4 亩。

近 10 年来,中国耕地减少的速度更加惊人:

1985 年减少 2300 万亩。

1986 年减少 1600 万亩。

1987 年开始执行土地法,当年减少 1200 万亩。

1988 年以后,中国的耕地状况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中,非法批地、越权批地比比皆是,国人称之为“圈地运动”。

1949 年以来,我们减少的耕地的总面积,形象地说,相当于:

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两个半日本国。

大声地就中国土地面对的严峻形势发出中华大地 200 年后不耕不种的警告的。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先生,他说:建国以来,中国耕地每年平均净减少 700 多万亩,等于一个北京市。从 1952 年到 1986 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1983 年后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1135 万亩,以人均 1.4 亩计算,等于增加了 800 万人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 1000 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

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意义。

在日益减少的中国的耕地上展望未来,未来实在不是玫瑰色的,或者说即便有玫瑰色的影子,那也只是像云一样的飘过我们眼前,而不肯落到中国人的头顶上。

按刘巽浩先生所说的速度推算:

5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7亩,与眼下日本的人均数相等。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50年以后。农业大国的中国也要如日本一样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计。

这种前景难道还不可怕吗?

更可怕的是200年以后,我们将没有耕地,不耕不种,不稼不穡,密密麻麻的人口拥护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或者等着救济,或者等着饿死。

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后果,倘若如此,中华民族不就要完蛋了吗?为此,我们就必须得改变耕地减少的状况,并切实控制人口增长。

改变自己又谈何容易?

或许,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土地在大数额超载的重负下的痛苦,我们是什么呢?是人,中国人,查查我们的出身,极大多数的祖上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进了都市,从此就很少牵挂土地,或者干脆忘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走向土地呢?

当土地作为资源的时候。没有悉心的保护,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索取;当土地作为资产的时候,多少人像蝗虫一样涌来,对之瓜分豆剖。一个至今不详也许今后也不详的数据是:有多少中

国的土地变成了黄金美钞，流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走向土地，走向北方干裂的土地，走向南方局促的土地，走向正在被挖掘、填塞混凝土、夯实后托起豪华别墅的土地，听默无言的倾诉，原本不是土地生长的观念，原本不是土地孕育的欲望，正在土地上集结并且愈来愈多地取代了庄稼与林木，在这困惑的时代就连自有地球以来一直以稳重、平实、奉献著称的土地，竟然也困惑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要记往 1986 年。

中国土地锐减的警报，震动了中南海，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果断决策，成立与所有使用土地部门相脱离的政府职能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以遏制土地的恶性减少。

但是，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印发司机必备的国家各部委、各大机关的地址表上，找不到国家土地局。

大多数人对国土还是陌生的、漠然的。虽然我们活着死了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但，国土局毕竟是一种存在了。在茫无头绪的纷繁中，他们剥茧抽丝调查研究查处各种案子为土地立户口，实在是劳苦功高。他们也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土地正变得愈来愈抢手。

它是暴发户的财源。

它是地方政府的财源。

你断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要断你的活路，信不信？

那么，土地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抢夺土地批租一支笔呢？与其说土地是老祖宗留下的，还不如说这是上苍恩赐的，当地球从酷热、荒凉、世纪大雨到后来有了绿色、河流，育有千百万种野生植物、动物，可以采集可以耕种之后，抢夺与保卫土地便成了生命和历史的一部分。

今天,当我们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算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几十年的帐,其实土地资产的流失在短短几年中,早已经触目惊心了。

于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矛盾和不协调:一方面是耕地绝对减少,粮食部门惶惶不安地接连发出警报;一方面是炒地炒得火热,非国家批准的、没有合法手续的耕地一块接一块地到了炒家手里。

我们究竟是地多还是地少?

问题又回来了,但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少,而且是绝对减少的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容忍土地如此大量的流失?

开发热最热的时候,全国 500 多个城市(包括县级市)竟辟有几千个开发区,规划数字超过 1 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成区的总面积,其中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只占百分之十几。

一个从大陆出去的澳门同胞到某县买地,县官大喜,除了国家优惠政策外再加上他自己定的地方优惠,每亩地价 100 元,一共出让十多平方公里。这位同胞除了少量投资盖点房以外,绝大部分土地转手倒卖,成了财神爷。

笔者 1993 年 4 月参加北国之春艺术节,在北方某地车一路开过去,比比皆是围栏,主人谓之日:开发区、被圈走了。凭什么圈走的?只要你有权有势或手里握着某人的条子,便可圈可点,招牌一树,围栏一设,就是大地主了,立即转手,就成大财主了。有的地块转了几十次手,还没有一分钱落到国家手里,玩空手道的人早已经满载而归了!

1993 年 6 月 8 日《海南法制报》消息:海南国有土地在大量流失: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预征地 80 多万亩,按规定办理手续的仅占 20% 左右。有的公司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同意,就直接到农村购地;有的公司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向政府隐瞒成交地价,逃避政府收取各种增值费用;有的公司假联营,真转让,打着合作开发的幌子,逃避政府收取转让费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严重的是,市郊乡镇居民掀起的私分、私占、私卖国有土地的狂潮,已经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据海口市国土局统计,从 1989 年到 1992 年 4 年间,丁村等 24 个村庄参加土地私分、私占、私卖的农户竟达 3884 户,约占自然户数的 84% ……海口市西城乡自 1988 年以来,农民私卖国土达 36 亩,价格高达每平方米 1800 元,个别农民仅此一项就获几十万元的暴利。

新华社武汉 1992 年 2 月 15 日电,湖北耕地减幅又增:

据《湖北经济报》报道:去年,湖北省净减少耕地约 40 万亩,较 1991 年净减少数增加 13 万亩,增长率为 509/6 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市)的耕地面积。

资料表明,去年净减少的 40 万亩耕地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项建设用地约 16 万亩,比 1991 年增长 5.5 万亩,增长率也为 50%。

、1993 年 8 月 31 日《华商时报》文章: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不应形成“体外循环”:

去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20 多亿元,但进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的才 10 亿多元,仅占出让收入总额的 2%,98% 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没有进入财政“盘子”,形成“体外循环”……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和支出脱离了财政监督,有一部分甚至流失到开发公司和个人手中。

1992 年,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的地乱之年。

“地安则民安”。农民应该是对土地顶礼膜拜的,生于斯,长于斯,没有一方水土哪有一方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机构圈地,另一方面是农民收入又只能以白条子充数,再加上层层摊派,块块盘剥,有的农民愤而弃耕了,或者只种自己吃的粮食。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从本源上去寻找时,无不可归之于社会文化及人们心态之间的联系、互动以及由此发生的震颤。有一些现象是时断时续的,并且因为价值取向在一段时间内的不同,表现的方式或有不同,追逐私利的目标却始终如一。1978 年的开后门,随后的出国热,紧接着的经济热、办公司捞钱、圈地等等,概莫能外。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政治上的假大空和今天屡打不绝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改革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激起过一种强烈的期待,即马上富起来,先富、快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志,我们似乎忽视了改革要求人们作出的牺牲或奉献。面对一种旧体制的行将瓦解,有人在惊恐之余唯恐权力过期作废而胆大妄为,世纪末心态,使腐败达至高峰,权力或变相的权力进入了市场。

1992 年,在土地问题上大量、集中出现的政府违法行为,便县最好的注脚。

1992年,国家下达给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项建设用
地指标为143.93万亩,其中耕地占81.6万亩,实际上仅1992年
三项建设用地便达到236.06万亩,耕地占129.11万亩;分别超
过计划64.01%及48.8%。

国家土地局的官员告诉笔者,这个比例跟真实的数据比起来,
还是小得多的,因为有些用地根本不报批,也就是说连形式也不
走了,无从统计。

不过从若干个省份的统计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惊人的超
计划用地,或者说土地的赤字消耗。

广东省1992年三项建设用地总量及占用耕地数,分
别超计划168%和209%。

浙江省分别超计划1129.6和107%。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项指标超计划127%。1992年
开发区占用土地57.1万亩,为建设用地总量的24.1%。

据国家土地局1993年6月的一份资料,1992年,12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耕地净减少239.8万亩,净减幅度较1991年增长
254%。

广东省净减耕地62.5万亩,较1991年增长768%。

天津市净减耕地10万亩,较1991年增长733%。

福建、海南两省分别较1991年增长577%和436%。

山东、江苏、浙江三省较1991年的增长依次为
189%、187%和178%。

四川省“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净减耕地20.53万亩,

1989年降至11.13万亩,1992年急剧上升为42.7万亩。

北京市净减耕地4.1万亩,比过去10年中的高峰年还多出0.7万亩。

一般来说,数字是沉闷的、单调的,然而也总有例外,当我读到并将这些数据抄录奉献给读者时,内心充满了一种失去土地的恐惧,也惊讶于那些地方官们何以有如此胆量违背国家既定指标,做这般大跨度的飞跃?难道他们还能造出土地来吗?还有,这样的大数额的超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自律与监督不是一句空话吗?

原来,土地审批权下放了,越权批地、多头批地之下,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本已不多的耕地便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河南省将省级政府的土地审批权授给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市政府以及国家、省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的省辖市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还规定“漯河市、商丘地区行政区域内征用耕地3亩以上、750亩以下,其它土地10亩以上、1500亩以下,由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批”。

江苏省以简化土地审批手续的名义,将省政府的土地审批权委托或部分委托给省辖市政府及8个县(市)政府。

山东省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划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行所在地政府土地审批权。

浙江省湖州市、金华市将土地审批权下放给开发区管委会;温州市、丽水市把县级土地审批权下放给乡镇政府;宁波市把土地出让权交给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成都市以计划单列市为由在1992年越权批地2万余亩,重庆市越权批地8700多亩。

.....

土地,我们该以怎样的笔触描绘你呢?遥远的历史与一样遥远的未来都离不开土地。有昨天的废墟,也有明天的期待,人类在创造的诱惑下曾经翻来翻去地改变过土地的形态。然而土地是不能创造的,我们只能目睹它的不断减少,在时光之箭无声的运行中。

即便留下最后一块土地,它仍然是有序的象征,季节的区分只有在田野上、山林中才具有动人心魄的色彩感。

每一个冬天都是提醒:地球曾经有过的寒冷的冰河期岁月。而在我们多少童年梦一般的记忆中,一缕一缕的春草返青的时候,就是农人放水开犁的日子。

一切的无序都是人为的,战车在土地上碾过,逃荒的脚印在田野杂陈,洪涝时的没顶,干旱时的龟裂,以及远处都市脚下水泥封顶的沉郁和宁可抛荒的开发区。我们听不见土地的叹息,如同在沙漠涌到脚下之前,我们看不见沙漠的进逼一样。

啊!土地.....

1992年,也许,中国的土地最不愿意看到的豪富与赤贫的界线出现了。作为财源,有人对土地格外关注,“批地一支笔”的原则彻底打破,成为四支笔、十几支笔,是缘起于土地的利益再分配吗?养活了祖宗多少代的土地,还在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土地哟!

12个省市的开发区,共1507个,这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

规划用地总面积 990 万亩。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仅 317 个，占开发区总数的 21%。

大片的乡、镇开发区树一块牌子，这一片又一片土地就不再是可耕可种的了。

为了吸引外资，土地必须是好地、耕地。

地价便宜。

三天完成一个合资企业谈判，有的地方竟然一天一个，大报小报广播电视紧着吹气以此为荣。

谁也看不见听不见农民在地头骂，抓着泥巴老泪横流。

广东省 295 个开发区远期规划用地 135.5 万亩，近期规划用地 27.6 万亩，已开发用地 12 万亩。

四川省开发区 162 个，规划用地 144.6 万亩，平均每个开发区用地 8900 多亩。

江苏省县级以上开发区 124 个，规划用地 128.4 万亩，平均每个开发区占地 1 万亩之多。

湖北省仅襄樊一市便有 174 个开发区，其中汽车配件开发区规划面积 6.3 万亩。多数开发区建在城镇周围、交通要道两旁，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高产粮田、菜地。

在各省开发区用地中，耕地约占 70—80%，有的则是 100%。

地价低，为了争相邀得外商便竞相降低地价。农民所获的土地补偿费太少，国有资产眼睁睁地流失。

土地可不可以批租，即有偿出让使用权？开发区要不要办？这都是无需争论的，没有外资，没有先进技术的引进，怎么会有改